

T5299/1336A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947

詩

卷八 卷七

讀書堂杜詩註解

五卷



讀書社工部詩集註解卷之七

柳塘子序

滄陽張 潘上若評註

男 格雅樓校訂

橋板子久

酬高使君

原註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草堂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酬○上

元元年成 郡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

客是 實景

雙樹客聽法三車肯盡書草玄各宜敢賦或似相如

此詩乍看似尋常其與高來詩句何作對處極可尋○故 謂此詩與使君詩二句是實景也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柳璟子孚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恆子久

酬高使君

原註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草堂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

元元年成
都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

客邊
實景

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此詩乍看似平其與高來詩句句作對處極可觀○故
人謂節度使裴冕二句見無借於僧飯也容聽法肯載

書見未能難且翻也高以揚子著經推公公不敢當故
 言作賦以昔曾獻三大禮賦為上所許○錢云唐慈恩
 窺基師姓尉遲氏樊師欲度為弟子基曰聽我三事方
 出家以三車自隨前乘經論中乘自御後乘妓女食饌
 文殊菩薩化為老人訶之而止公詩正用此言如容我
 雙樹聽法亦應許我如慈恩三車自隨但我只辦用以
 載書耳落句謂文字習氣未盡故下有草互作
 賦之言○今人作和韻詩亦當答其來意方合

原註

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漢揚雄
 作太互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傅

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互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
 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
 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
 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
 多姑取杜集略紀之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南北人
 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云草互今已畢此外
 更何言杜則云草互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
 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休沐旌麾

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
 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臥向巴
 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嶺猿秋
 雁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
 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
 總廢皆如鐘磬在虞叩之則應
 往來反覆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
 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互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原註

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
 經互設難焉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謂公自來詩悲早春謂李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

人四句多紅入桃花嫵青歸柳葉新寫早春望鄉猶未已四

海尚風塵合言公與李悲愁之情

原註起十字盡典故接得荏弱有情情已略盡故入景更長即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堆實軟乏皆未喻

卜居原註鮑曰公到成都之日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楚辭屈原卜

居一篇公倚以為題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

有澄江銷客愁通首側重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

沉浮齊字對字寫出物情原註無數一雙東行萬里堪

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見蜀江對長江而動舟行之興不則卜居之始何遂及此方卜居

而欲遊吳越則裴冕之待公可知

原註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也洙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

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謂欲傲王子猷月夜泛舟謁戴

安道也山陰在浙中王子猷所居之地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

蘇李體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

營茅棟一氣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又訂後會

次次舍何遷次謂屢遷不定也又云遷次遷而得其所安也。唯字見別無親切者

堂成 堂背郭面江傍郊外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日吟風葉。 自公

注楹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

子。 映已居 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

解嘲。

錢云楹音欹惟蜀有之或謂卽榕慈竹別有一種名龍竹。將卽不遑將父之將謂養也。揚雄有宅在成都

久居著書公不過避亂暫居故謂人錯比

原註 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楹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丘宜切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楹木詩云濯錦

江邊木有楹小園封殖竹華滋又蜀有竹名籠鐘揚雄傳雄有田一廬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言其地 詩應有神助。 并言作詩之意謂游寺感

興而吟非出人爲 吾得及春遊。 言其時 徑石相縈帶。 應山扉 川雲自去

留。 應江天 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

原註 庾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孟浩然詩禪枝佈鴿棲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 方是後遊 花柳更無私。

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好春景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野潤二句言當日景潤字從薄字看出暄字從遲字看出極細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二句見客過之少已見客之難以起下聯

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留相

久之百年麤糲腐儒餐相待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

藥闌

二聯雖自謙正見客以文章過訪非尋常應酬○百年即終身意○末以看花相訂終不敢以能文自居

原註 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麤糲麤衣糲食也藥闌花藥之欄檻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

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稚子色淒涼欲填

溝壑唯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舊謂杜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大誤歷觀杜詩如萬里橋西一草堂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向草堂

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則杜之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歷歷可據

○厚祿故人正公所望尚且斷絕其他可知恆饑稚子一恆字見饑亦所習慣但色淒涼耳狂字從疎放說出

正是終取求人意

原註 唐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峻野老相狎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其狂可知矣

有客

患氣經時久

一氣說下

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

有客過茅宇

四句串下

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原註

師曰公嘗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菜甲是初生者故曰小摘

蜀相

原註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

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二語括盡

昭烈君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恨其一統之業未成

二聯自空二字正見物色自佳已以千古悲感無心賞玩○頻繁謂孔明感先主三顧之恩頻數繁勞以圖王

業皆為天下大計開濟開誠布公以救濟時艱○不句有譏其近於宋者不知大功未成秋風五丈千載心酸用意最切豈得以調格議之○公曰熟精文選理又日續兒誦文選故其詩託胎於此者甚多非偶合也

原註

孫季昭曰案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其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

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觀范至能參政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杜子美嘗

卜居成都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洙曰廟有古柏乃武侯手植也荆公語錄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隴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

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

永韜三尺劍長卷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過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後主也庾亮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洙曰本傳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於軍

石筍行

原註田曰案石筍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筍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筍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蓋南筍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筍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

苔蘚食盡波濤痕

謂歲久而苔蘚生不見濤痕也

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

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

申曰凡事常作

此想可息許多怪誕

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

借俗之蒙蔽以喻必

有所指然入得亦覺不倫

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

筍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

錢云蜀州之西有石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前史說蜀少城飾以珠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今在其地或拾得小珠有孔者○趙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時李輔國離間兩宮擅權蒙蔽故賦石筍以指譏之

原註

鶴曰成都府舊為益州杜光庭石筍記云舊傳石筍之名有六曰石筍曰蜀妃闕曰沉犀石曰魚鳧

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筍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成都記石筍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絲貫夢弼曰蜀都故事石筍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

摧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等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洙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又華陽國志云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筍寰宇記望帝禪位於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士死輒爲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誌趙曰小臣媚至尊譏李輔國也時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迹甚彰也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此句是不醒之故

卽遣花開

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二句正無賴春色原註卽遣便教正是詩意

無賴謂狂縱已甚也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

二句見不宜相欺

恰似春風

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疎野有佳致

原註

蔡寬夫詩話云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李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

絲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熟知故字皆指燕說○接飛蟲乃燕啄飛蟲蟲避之遂擊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大率易。原註總如此則樂天矣。

原註

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攜滿袖。

生憎柳絮白于絲，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字破字，攜字于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正腸斷之故。

嬾慢無堪不出邨，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

近景

碧水春風野外昏。

遠景。二句雖對，意實串言林中飲酒不覺至暮。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

上鳧雛傍母眠

四句平寫佳景。稚子謂竹籬穴枯竹內錢云稚子筍之小者。胡本作雉子。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

放香醪如蜜甜。

筆率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

風挽斷最長條。

以俗入妙，謂狂風如有意，即若士花似人心好處牽。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此必與宦斯地主人同登，故詩中美之。杜詩題亦偶有所

遺。原註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成都嘗暫如新津，故有題北橋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

是樓上景

○首四句皆
形樓之高
池水觀為政
政清如水
廚煙覺遠庖
遠庖謂
西川
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
正因書斷

之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處有餘哀

親朋即指同寓蜀中者日間過從至暮各迴仍覺孤寂
此景甚真○末二句又以自慰言吾性本同鷗鳥流落

江湖自分所
應何事哀感

原註 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
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

西京東京賦洙曰晉嵇康與阮籍山濤為神交成都記
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仙亭夾路

望鄉臺

杜鵑行 原註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
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荆人

鼈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
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

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
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鶴曰寰宇記望帝以德不

如鼈令因禪位於鼈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
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

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月滿眼身羈孤
為子

天子而身 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

更幽禁 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 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

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
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確是傷明皇幽羈南內為輔國隔絕拘禁不得自由光
景雖託杜鵬而語語傳神寫照令人淒絕。上元元年
七月上皇遷居西內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媛於歸州
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皇不憚因不茹葷辟穀寢以
成疾詩骨肉滿眼身羈孤蓋謂此也移仗之日上皇驚
墜馬數四高力士躍馬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
國汝舊臣不宜無禮又令輔國攏馬護持侍
至西內故曰雖同君臣有舊禮蓋謂此也

原註

博物志杜鵬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蔡寬夫
詩話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

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鵬
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顛顛似人髮
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
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鵬行語意極相類或

云子美此詩為明皇遷
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邨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邨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去國謂
故國遠慙勾漏令不得問丹

砂未歎不能棄世求
仙也非出仕意

原註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
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邨翻字失字是

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
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子竊以為
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洙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
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
洪曰非欲為榮以
有丹耳帝從之

梅雨

原註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

點明犀浦

冥冥細雨來

原註與乾坤萬里眼同得之容易

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

盤渦與岸回

後四句傳梅雨氤氳濕之狀盤渦水之盤聚而洄洑也

原註

洙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為南京希曰成都府有犀浦縣蓋李冰嘗以

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

言其荒僻

地僻懶衣裳

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

田舍所有

鷓鴣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是清江曲

江邨

清江一曲抱邨流長夏江邨事事幽

下四句正言事事幽

自去自來

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二句物色之幽

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

敲鍼作釣鈎

二句人事之幽

多病所須唯藥物

正見無求

微軀此外更

何求

燕近人而故遠之若無情曰自去自來鷗遠人而故近之若有情曰相親相近此杜之作意處○所共者燕鷗妻子則厚祿故人同學少年其交情闊絕可知言外有感○杜詩只是真看北征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等句當時甫脫危險得見妻子其情如是至成都則曰老妻憂坐痺幼女問衫風其情已異北征時及觀進艇詩

及此則日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
清江又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間矣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不目

漲形勢不知此語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楫容易拔

船頭

前四句寫江漲猛速之狀甚真觀下牀二字可見是夢
中驚覺。方下牀而已高數尺及倚杖而即沒中洲是
頃刻事。細輕二字寫出物情自得。容易亦以水大故運舟易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原註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工畫馬居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斲或飲或驚或正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驊駟欵

見騏驎出東壁擬真一匹齧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擬真馬神速。原註佳處正在當字以為丁浪切謬矣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

亦同死便想致此真馬又進一層

錢云騏驎字說文不載杜屢用之想別有所出或作麒麟非。當霜蹄言以畫馬作真馬也。公詠馬每說與人關切處如與人心成大功及真堪託死生是也

原註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

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情

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

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苻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原註畫斷云王宰家於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

真跡首四句有天機有真與方不是尋常工匠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

素壁寫畫作五層好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俱贊水句法別

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中有雲氣隨飛龍及舟人

漁子入浦漵及舟人山木盡亞洪濤風及山木○亞尤工遠

勢古莫比又轉出一層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

取吳松半江水

絕伎往往如此意到筆隨皆有天機○雖畫山水觀巴陵洞庭五句水景居多大約以水為主而山帶及故末

但以水結○咫尺萬里論畫尤入微

原註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日赤岸在廣陵南兖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

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南史齊

武帝孫賁字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條西清

詩話云蕭文奐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

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

用事而隱其語善於脫化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原註名畫記韋偃作老松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馬不知

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
 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畫出屈鐵交錯迴高枝
 白摧朽骨龍虎死枯枝老勁黑入大陰雷雨垂松葉稠密松根胡僧
 憩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
 前落先寫松次寫松根胡僧仍結到松子落上有收放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
 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
 為直幹

朱云白摧句言皮裂故幹之剝蝕如龍虎朽骨○松之老者其枝必朽此山僧得之所見○無住著言其禪性無羈縛也

原註

名畫記畢宏大曆間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當代修可曰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云麒麟圖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原註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貳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計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

正投異縣之故

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

曹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

青城景

文章差底病迴首興滔

滔

差底病謂工文較無病也底猶何也便與末句相接言
世事皆不可作惟文章差可耳方云差底即有甚○公
與陶謝宦俱不達或疑文章憎命達是以文章為病差
底病言何足為病也回首謂憶二尹文人而興發也○
錢云底猶言何等物後
遂省何直言等物耳

原註 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
合水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

野望因過常少府 錢本作常少仙謂梅福為尉有神
仙之稱少仙猶今俗呼仙尉也○

原註 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徵
君詩云徵君晚節傷風塵豈晚年反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 應有同行者舊謂
野橋整齊未是 **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

江從灌口來入邨樵徑引 客 **嘗果栗園開** 主待○錢本作
栗斂開謂栗皮

也 **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又極言主
情相洽

原註 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昔
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丈人山 原註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
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 似古 **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 掃除白髮黃精在君

看他時冰雪容

前四句言愛此山後四句遂言欲住此山而服食求仙
也○錢曰黃帝破山通道徧歷五岳封青城山為五岳
丈人乃靈仙所宅岷山連峰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又
昔甯封先生栖於北巖之上黃帝師焉乃拜甯君為五
岳丈人○左傳不顧而唾又入
寺時當歌唄贊歎不唾僧地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妙景說不出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峰

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上四句望中景。下四句乃情也。○凡望中遠處則覺天低。顧本謂因霜露而低。大非。○伴公啼者。唯烏可悲。

原註 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煮鹽也。洙曰雪峰即西山也。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 原註鶴曰即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首言所居

近溪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此先

言溪童戲左右岸。下五句俱根童戲說。正泛溪事。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

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

賤事已睽。又慨時事吾邨靄暝姿。異舍雞亦棲。暮景蕭條欲何適。

出處庶可齊。感暮色蕭條而歎出處同歸於盡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哇。

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未盡言尚有餘地。○物賤言其逐鮮美。見人情好新厭故歎己之身賤而無所合也。○多鼓鼙言憂亂無暇斟酌也。

原註 馬曰練練白貌。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

魚亂於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又畢盡之義。言兒戲至盡。攜罟弋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閻丘師兄 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鳴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先言

先人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閭丘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方是才人吐氣時世傳閭丘筆峻極逾

崐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言其精妙

公至晚年始知之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次述先世豫章夾日月歲

久空深根言枝葉凋零公自慨耳小子思疎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

揮淚相遇即諸昆寫出故人晤聚之樂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

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稂稻臥不翻是久雨禾倒之

景

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無見

俗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

擾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末見世事危亂惟方外禪悅可免此患公大悟矣

此詩段落落情景禪悟並妙而俗往往摘之何也。籍籍聲名之盛先博士閭丘均也墨客善書之人。六朝以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故曰閭丘筆。法華經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言辭柔輒悅可衆心。性照圓明如

珠摩尼

原註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劔南合州銅梁縣此言閭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揚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

為主入子墨為客卿以風班孟堅西都賦琳珉青熒田日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書

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

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夢弼曰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輒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輒語眷屬不離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淵明得意處也而杜亦曰夜闌接輒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

偶然事寫出便妙

漁人網集

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

是江間景

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

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公自注得稱城闕

下是下網隨返照日暮而船急於赴泊也○公由劔閣入蜀其險已過回思關心片雲句謂相如已往而片雲尚傍琴臺何意言心悲與之無涉也○東郡猶爲思明所據

原註

趙曰潭卽百花潭也劔閣劔門棧道也十道志成

都有琴臺卽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在浣花溪北鶴日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被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時成都在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

二句暮景

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去幾年言至楚當在何年末二句乃預期之詞

原註 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

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北鄰 北鄰乃王潛公 有東王明府詩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原註謂卜築之意 白幘岸

江臯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一氣呵成○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言明府非為任滿而辭蓋欲藏身以隱○白幘燕居中岸側也類也

原註 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洙曰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夢

弼曰晉山簡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洙曰何遜八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水部員外郎遜曰屨履薦也洙曰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

南鄰 即朱山人公有過 朱山人水亭詩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原註淺溪

小艇本是實景然寫此有至足之味 白沙翠竹江邨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烏角巾野人之巾慣看賓客以公數過山人處即兒童皆習慣也鳥雀馴即忘機狎鷗意○芋顧本作芋謂樂木子也本言山人之貧却言不全貧本言山人喜賓客却言兒童喜以形出主人之意此用筆過人處○纔深

恰受就水力分量言。公過山人由階除而至航由航而復歸邨至日暮柴門相送何其留連無已也。

原註 范元實詩眼云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

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邨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邨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是雨 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四句是雨

夜情事 以火明形出夜暗即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意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原註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驛驢開道路。鷹隼出風塵。

言其 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公與高詩當公謫華州寄詩曰時來知宦達老去莫情疎蓋譏其忘舊及此相見而又喜其交情之親蓋亦隨情事而有異也。按唐詩有唐以來詩人達者惟適一人則才人命薄可知。末句謂遇知己吐露肝膽也。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註因州參軍段子之仕。原註鮑日集後有廣州段功曹到寄楊五

長史詩時楊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而老氣無敵 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

孫楚謂段參軍遠附白頭吟久要之意

原註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又山海經云桂林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荆州之零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與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巖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

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洙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驃騎將軍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途中景

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堂中景○原註看有無減去無用作檢字淺近無人覺

來往疎懶意何長

時出時字活見不時過遊即未來往字來往而人不知故得遂其疎懶有覺者則費周旋矣

原註洙曰成都有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荆公本作覺來

往甚善余嘗讀梁徐姚婦題甘蔗示人曰夕泣已非疎夢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競誤矣荆公語錄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覺字赴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自公

謂思送客逢春可自由謂裴幸不折來傷歲暮謂裴若為看

去亂鄉愁自謂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白白頭

此詩大段有六折而言外句中之折尚無窮真是千古詠梅絕調。七律似屬變調然一句一折情景妙絕。迪時在王侍郎縉幕於蜀侍郎係故相故曰東閣迪依王與何遜為廣陵王記室同。梁何遜為揚州法曹解舍有梅吟詠其下按集有揚州早梅詩。送客句所送者東亭之客所懷者不在東亭之人因此憶彼情況益見。幸不折來幸其只寄書不寄花免使公傷心也若為看去句言若使我至蜀同看則更動鄉愁也。末二句公自謂所居之梅垂垂發則梅帶雪意與前對雪句映。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邨河陽縣裏雖無數濯

錦江邊未滿園言堂前所少

原註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

也之邑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原註鶴曰何邕為利州綿谷縣尉與

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

草堂暫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大自公

註蜀人以橙為薪一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陰

原註 東坡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盡橙

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橙木行可檄及按介甫絕句以橙字為韻與移字同押則知

丘宜切為是也

憑章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原註鶴日後有涪江泛舟送章班詩章為涪江尉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檉柳即楊柳。末二句言欲取效於終當急圖其始亦營大於小意

原註

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西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章處乞大邑瓷盃

公自註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

送茅齋也可憐

哀玉聲輕細。勝霜雪在君家固可憐即送茅齋亦可憐故著也字可憐可愛也。或因公客邊一切俱無故

望專急送自憐其苦也似更切

早起

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

皆幽事

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

二句合看以曲折故須緩步以歷之也

童僕來城

市餅中得酒還

公有晚起家何事一詩此言春來早起各有幽趣。帖防開出用字俱得力。以城市付童僕則公之絕跡城市可知

知

琴臺

原註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又成都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蕭藻鎮蜀

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伐蜀下營於此掘得大罌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

臺為六焉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言其好色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多病尚愛譏之也。人間世莊子篇名齊得喪忘物我此引之以見相如寄傲之意日暮雲謂空有暮雲而文君相如安在野花二句見即臺邊花草尚可想見文君姿態至末則作弔古意謂長卿已往而琴音不可復聞耳。寶靨花鈿也。相如有琴歌必偽作可不載

原註 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日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所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

猶足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市中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原註兩語皆傷心而荒荒尤警渚蒲隨地有見

得邨徑逐門成盡鄰曲橫斜之態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入道

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末句入道

荒荒遼闊冷澹之景泯泯無聲也。披衣隱士名然與漉酒對即作披衣不整衣帶意妙陶詩有相尋則披衣句。阮籍呼王戎為俗物此亦公厭世嫉惡之意

原註 雪浪齋日記古人下連絲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窗罔罔皆造微

入妙洙曰陶潛以葛巾漉酒王直方詩話老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

居之句然不為人所稱也

江臯已伸春花下復清晨紀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然偶

事寫來却真却妙讀書難字過略之也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自公

註東山隱者知余嬾是真

此首較前首情景俱深一層○嬾是真天下儘有假嬾一流故公為其真者

原註楚詞朝馳子馬兮江臯師曰臯緩也江岸其上性緩故云江臯石曰峨嵋山在蜀

客至公自注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正見人到者少花徑不曾緣

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二句見不輕為俗客掃徑開門自重重人皆有○不掃徑必不開門

開門必兼掃徑此互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只舊醅言家貧

未造新釀也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又添一境然公之鄰王明

府朱山人皆非尋常一流人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自公

注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正見無以解惱

七絕橫恣拗野之態自當孤行○此首極趣○徹透也能透出則不惱矣故曰惱不徹

原註洙曰按集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即斛斯融也

稠花亂蕊裏江濱行步欲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

須料理白頭人

亦拙亦趣。末二句意謂老人尚有用處春光無遽相害。料理猶處分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

須美酒送生涯

欲以美酒報春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

取佳人舞繡筵

望友人載酒招妓相邀也

原註 梁益記云少城張儀所築在成都縣西南一里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塢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
公自謂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黃師塢乃僧所葬之塢。可字貫兩愛字言愛深紅乎愛淺紅乎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

在嬌鶯恰恰啼
花間之景物尚如此人何以堪。恰恰猶正爾也

原註 苕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

藥商量細細開

前二首恨花中二首賞花後二首愛花末首留花。繁枝謂花之已開在枝者既不可留欲求嫩藥未開者遲

遲耳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灘鷺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眼明謂水光一片也。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

錢即買繫籬傍。
不可禁當言水之大也。買船欲游泳耳。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知時節即詩所云靈雨也。謂當雨而雨與時相應也。發生即指雨而言。潛字細字正見雨之可喜。若猝風暴雨則所傷者多矣。以明形黑是雨夜真景妙景。中四句是夜末二句是曉寫來無接續之痕。雨後花茂故重。梁文帝詩漬花枝。覺重紅濕則花重。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
根首孤邨春水生。

根次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
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無點檢幽興亦稱。

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

黃鳥近鳥戀枝不去也。雨中移花橙花木也。交游多則名著，故知埋名在乎慎交。

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雁起圓沙。
夜景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暗中不見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

餘見其相熟

前首晝景此首夜景。起圓沙謂雁以足起沙成窩乃便栖宿。野船二句合看亦好因火明故雁驚而起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沙渚碧色動柴門

接縷垂芳餌水深故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

喧

原註 詩注三月桃花水下時也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顏師古注曰三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花始華蓋

桃方花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眾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古詩寄語故林無數鳥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

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深。原註更無私自好故林歸未得

排悶強裁詩

坦腹臥而望也。自私乃欣欣向榮之意正形出已之未得歸而失所也江亭在煙塵外故曰寂寂

原註 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

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

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
芹泥隨燕背花藥上蠶鬚
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
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古人吟詩命題皆有深意如杜公獨酌詩云仰盞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芹泥隨燕背花藥上蠶鬚正等句亦皆於閒中看得親切杜詩蓋本於此○整履正見步之徐○把酒且行且飲故行濕○末二句公自言才雖為人忌所不敢論惟有付之一醉耳

寒食

寒食江邨路風花高下飛
畫不出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

是天氣田父要皆去要招致也鄰家問不違問是問遣地偏相識盡
雞犬亦忘歸由地僻人少故相識皆盡雞犬亦誤為主家也又根第三聯來

石鏡

原注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四句說明

石鏡之由下又將石鏡評論極有法眾妃無復歎謂昔歎其專寵而今已平也千騎亦虛

還指送葬者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人死則幽冥寂寞提攜謂以鏡表之○殉以石鏡蜀主為妃傷心處故曰傷心石○月宇顧本作玉宇想謂其墳前圓壙如月也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

醉終同臥竹根

此言金玉雖華麗至其取醉無異瓦盆看長兒孫正見貧儉自守可以長久而聚多金者覆奪不遠也。陳暄常以陶器待客曰無笑此盆多見興廢矣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
二句見流光之速
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原註 趙曰黃衫想唐人貴游之服也唐高祖武德間敕庶人服紬純布色通用黃霍小玉傳有一豪士衣

輕黃衫

戲作花卿歌
原註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劔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

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

花卿歌蓋痛惜之也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贊得有氣概
用如快鶻風

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至理奇情他人說不出久在行間方知
綿州副使著

柘黃
妙於設色
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

崔大夫
二語有氣勢有精神
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

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此詩語語警拔妙處在能用虛能設色若據實鋪寫安能有此奇情。贊勇敢曰小兒知名語僭竊曰著柘黃殺賊奏功曰髑髏擲還語語奇竦不是尋常鋪敘可悟文家脫換之法。風火生風火相助只見其勢猛烈。在遠縱掠守禁地則不敢妄行所謂因才器使

原註 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平澤中逐麀數助射之渴飲其血餓食其胃甜如甘露

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縣劔榮遂等州此云縣

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縣州也洙曰著柘黃言其

僭乘輿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奐也子璋反奐敗走及

花卿誅子璋奐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山谷曰

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

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見封為忠應公

高栴 栴俗作楠公有栴木為風雨所拔歌即指此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

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大之

原註 蜀志先生舍東南角離上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惡樹 獨繞虛齋徑 謂惡樹 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 承首 惡木

翦還多 承次 枸杞固吾有雞栖柰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

謾婆娑 固吾有以去惡木則枸杞無所遮蔽得長成也固顧本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 舉一庾信 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

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讀六絕可以知詩學矣。趨今議古，世世相同，惟大家持論極平，著眼極正。此見今人嗤點之非前賢實勝後人。嗤笑指點譏之也。公詩有流傳江鮑體句，流傳體便括庾信在內，前賢謂庾信。

楊王盧駱當時體

初唐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言文章各有體裁，古人之作必傳，今人不能。當時體三字，文章各代別有體裁，不得執一以論輕薄為文。即今人也，哂謂哂四子。爾曹指哂之者，不廢謂四子。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此言盧王詩體之正，而今人小伎無當大用。君指盧王、龍文、虎脊、驊騮也。名馬過國都如歷塊。

才力應難跨數公

即庾信數子

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

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此見今人纖巧不及古人之大。蘭茗香草，翡翠小鳥，言小巧如珍禽在芳草之上，不能創大觀也。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

與齊梁作後塵

此公自言詩學之正，而譏今人過於好高。必為鄰謂引為同調也。竊攀指爾曹，一輩謂妄希最上，反出六朝之

未及前賢

庾信四子

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
偽體親風

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通相祖述言時輩自相學擬難分優劣而欲進之以古人也。○別分別裁裁去欲其刪除偽體而多法前人也。○六絕為詩道司南如劣於漢魏近風騷未掣鯨魚碧海不薄今人愛古人別裁偽體親風雅公已明明為千古學詩者指出正派。○縱使盧王一首言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風騷此所以萬古流傳也。龍文虎脊正指盧王文之藻麗君馭謂盧王能駕馭而用之也。過都歷塊言用之於大處也。見汝曹言其小巧伎倆立見如駑駘之不堪驅策豈敢望龍文虎脊者乎。卽下翡翠蘭苕亦此意。○才力應難一首只言時人纖巧不及大家遠甚。元裕之詩曰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卽此意。○別裁偽體卽通相祖述惡習惟裁割別去之魔氣既淨乃可託胎風雅又益以庾信盧駱王楊多師方能自得。○錢曰作詩以論文而題口戲為六絕句蓋萬言以自況也。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

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之謗傷者不少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嗤點流傳輕薄為文皆指並時之人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羣兒也。盧王之文劣於漢魏而能江河萬古者以其近於風騷也。況其上薄風騷而又不劣於漢魏者乎。凡今誰是出羣雄公自命也。蘭苕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莽垠崖崩豁乾坤雷碾者也。此非李杜誰足當之而他人有不憚然自失乎不薄今人以下惜時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正告之也不薄今而愛古期於清辭麗句與古為鄰可耳。今人多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又曰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通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為之先也。自風雅而漢魏齊梁唐初莫不有真面目舍是則皆偽體也。果能區別而裁去之則風雅而下至於庾信四子誰非汝師呼之曰汝所謂爾曹也。哀其身與名俱滅諄諄然呼而寤之也。題之曰戲亦見通懷商榷不欲自以為是後人知此意者鮮矣。

原註 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
謂之庾體作哀江南賦尤見稱焉唐武后初楊炯
 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呼為楊王盧駱
 號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齊梁詩體格輕麗議者
 以文之失
 始齊梁也

孫
 丙誠
 正字

丙淳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七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八

柳璟子孚

滏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恆子久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

君已是十年流。傷其遠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

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位為李林甫壻李敗因貶詩中無數曲折可當家書正
 是末聯心緒三字。同一貶竄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

減等猶曰嚴譴杜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
貶所乃曰寬法蓋處陷賊中不得已其情可原杜為李
黨僅加貶謫復得量移實曠恩也只嚴譴寬法二字便
見春秋之筆。雖皆已足況復還應句中皆虛字宜變
原註 夢弼曰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
廷寬其罪移之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時
明年位即被謫故云已足十年流也洙曰玉壘蜀之坊
名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成都過青城因寄此詩夢弼
曰曲江在長安為勝遊
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
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裴必有志匡扶者故以高義稱之何日句因史逆未
除燕塞未通北望句謂還鄉無期末切送別之時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
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百行以孝為本亂離至使人不能養父母則天下事可
知首二句多少感慨。轉字從靜字看出稀字從寒字
看出甚細。各努力即指尋弟妹
訪庭闈事公恐不能與韓同歸

原註

洙曰荆州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
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原註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劔南
道按唐志莫台道遂四州皆有唐

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州唐興雖天
寶初已改為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

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謂劉輕舟下吳會公自謂主簿意何如

原註 洙曰劍外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地里志吳亦江東一都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公自注王時為蜀牧○原註鶴曰蜀州有新津

縣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游輞川荆林迪從縉來蜀縉守蜀州

蓋在高適之後

何恨倚山木何恨訊裴吟詩秋葉黃裴蟬聲集古寺寺鳥

影度寒塘風物悲游子謂裴○風物即指上二句登臨憶侍郎謂裴寄王○原

註官人侍郎皆故用俗故不俗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公時與裴同宿北寺

原註 古話貪佛不貪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原註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

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是年作也

葉縣郎官宰謂王周南太史公公自謂神仙才有數謂王流落意

無窮謂自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二句自謂看君用高義恥與

萬人同末望王破格加惠也

原註 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

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
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梁難

左傳一介行李公須遣行李問王正重簡意豈有寬言
王或有為己可寬窮愁之術○末二句欲王聽鴻雁求
食而念己之養殮不給也公有詩曰
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可參觀

原註 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楚詞
泥汚后土今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古人有急

不難直告朋友

聞斛斯六官未歸

官想當時俗稱○唐史謂融以碑
銘致金帛十萬隨得隨費故無所

有○原註鶴曰斛斯六名融按公江畔尋
花詩有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荆扉

深、蔓草土銼冷、疎煙二句倒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顧謂題中官字當是求官未歸詩意又不然○無賴謂
顛狂潦倒之狀此少年無賴事省醉眠勸其節省也

原註 鶴曰蜀人以釜為銼
王褒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 申云俗題詩不得不俗○原註鶴曰公
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今題

云徐卿無乃
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
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

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回頭共看之吾知徐公百不憂上實敘此重贊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原註 洙曰徐陵年數歲寶誌上人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 原註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

間能得幾回聞譏花卿之侈僭也

胡本謂此必贈歌者舊注以為即贈平段于璋之花敬定者誤窺其意似梨園子弟流落蜀中賣歌公有今昔之感也

百憂集行 原註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

日上樹能千迴妙於形容可發笑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

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

空老妻覩我顏色同同是菜色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

門東是稚子狀

前半言筋力之衰後半言貧乏之苦而中間強將笑語二句則感慨之所由

原註 鶴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冀公為尹次

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

木言言解卷八
五
論
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

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

厭鎮伏之也。

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

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防出眾

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謂犀與水俱沒。但見元氣常

調和。歸於朝政之失。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天綱紀綱也，謂

振紀綱以調氣運。再平水土犀奔沱。

趙云：此寓意於犀指廟堂無經濟之人也。駁邪說而歸於盡人事之正道，信可羽翼六經，何大復謂詩法亡於杜如石犀石筍等篇體已大變，起宋人一種詩派殊未當。東流水性之常，非關厭勝，況近又泛濫益知其法之誕。不經濟謂李冰作此怪誕，非關經濟也。石犀五，今止三犀，故曰缺訛。奔沱謂除去其犀也。

原註：洙曰：石犀五，今止三犀，豈據所見乎？按酈道元

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

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厭勝字，見漢書成都記。秦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

龜行巡築，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定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
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為秋風所
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
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筍行云安
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
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

此漲之源

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

漲之勢

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

因漲物失其常

輕帆好去便吾道

付滄洲

不自謀謂波濤混濁洶湧蛟龍不能安其常也。末句因江漲而有乘桴之思也。

原註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長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

將雨景

風鴛藏近渚

畏風

雨燕集深

條

避雨

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後四句謂雖不能如古人高隱聊假樽酒以送時光耳

原註

洙曰秦四皓夏黃公綺里季入漢朝既定太子位遂辭歸隱於商山逸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

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晚晴

邨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

雨後幽閒

之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需是沾濕非沾足。後漢王符著潛夫論末句言時人聞王符所著論之餘緒無才合隱當不怪我之潛也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

依正直木之大者多有鬼神憑之故老多再拜何等鄭重豈知千年根中路

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言其位高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無憑失其

直正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

子穿穴內四句惜正人變塞末路為羣小依附然不知何所指也客從何鄉來竚立

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此蓋惜正人晚節不終也。錢云此詩亦為明皇而作申云此下四首皆板實無味蓋不知其用意所在耳。

元精造化孕毓之理難倚賴不可恃意謂有始者不必有終

原註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

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為姝母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姝母何

耶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少酸澀如棠梨剖之

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

葉上橘病此葉病未忍別故枝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嘗聞蓬

萊殿思及上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

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一物亦關吾愁罪有司治亂氣數

憶昔南海使思及荔枝又一層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者

舊悲深咎明皇寵佞幸勞民之舉

此因病橘而致歎於明皇貴妃奢侈勞民之失也無限規諷措語又甚妙○棠梨小果○豈止存其皮謂豈獨

其皮可用乎○唐之時涪州貢荔枝今言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公詩每每借往事擬唐○者舊謂老人

尚記舊事也

原註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瀟湘有橘田有橘洲每歲人貢也書

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玉食謂美食如玉也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諗田曰漢和帝時南

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埃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堯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書貴妃嗜荔

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

枯櫟

蜀門多櫟欄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去皮故易

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

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

櫟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啁

此歎罷民同於枯櫟櫟邊蕭條之景○啁眾口聲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謂枯櫟

摧殘沒藜莠

此感枯櫟供軍盡取而傷民間物力已竭也○蜀人取櫟皮以供用當軍興誅求尤急鄭曰取此苟切

枯栢

梗栢枯嶢嶢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所謂老成

社稷之臣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為主威所折萬孔

蟲蟻萃為羣邪所害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

雞為愁思木枯而飛禽失所栖也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

裊裊不自畏

此詩傷抱才者老死溝壑不材者見用也○此或為房琯張鎬致歎錢本亦曰當為房次律作○末四句謂榆以賤木反得重用錢云榆生水中地卑而物賤今截以承露盤以柔脆之物而當此重任可不自畏乎

原註

楚辭使凍雨兮灑塵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至今水揚波爾雅鷩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猗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

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

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其是鍾情

每讀公贈友詩纏綿真切處處自處於厚苦憶其情狀之苦可憶也下字不苟○謫官樽酒常開正假酒排遣

耳下二句正見常開○懷抱句舊解謂崔失意向人傾吐然下既曰無使來公何以知之還就公說為是與下

將雙淚緊應謂無知已懷抱為之銷滅也○將雙淚奇矣又恐灩澦之險有以阻之而囑其好過更奇與贈李

白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並讀

原註

夢弼曰崔公蓋白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洙曰九江在潯陽郡其江各有名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

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漫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土人呼為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洙曰瞿唐峽名灩澦石名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蓋舟人以為水則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

申云南北字雙用皆惡道

晝引老

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

本自雙

二句假物之配合自得以形已之妻子聚首也

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

謝玉為缸

所有取諸宮中意無謝不讓也末句即田家老瓦盆絕句意

原註

洙曰時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置尹比兩都

草堂即事

荒邨建子月

時

獨樹老夫家

地

雪裏江船渡

景遠

風前逕竹

斜

近景

寒魚依密藻

江

宿鷺起圓沙

逕

依起字俱有物情

蜀酒禁愁

得無錢何處賒

錢云上元二年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以其月為歲首公非泛常紀月

徐九少尹見過

當是成都尹兼節制兵馬以討亂者故詩用行軍事

晚景孤邨僻行軍數騎來

初

交新徒有喜禮厚媿無才賞

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盤桓何當看花藥留之欲發照江梅

原註 魯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謂闕展待衰白已光輝

謂特枉駕 野外貧家遠邨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不嫌自負重肯款

柴扉款叩也冀其再至也

貧家遠見客到為難好客稀見知己甚少故欲二公以論文再至也

原註 洙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君同到詩題每每甚明不厭其繁○原註鶴曰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

集有哭王彭州掄詩柳芳歷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嘗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

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燕公於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而亦敘

其自彭而遷蜀也鶴曰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故適在成都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煖始開因二子相過先寫草堂之景便得局勢

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王侍

御 阜蓋能忘折野梅高使君戲假霜威促山簡欲王招高著一戲字意方

明 須成一醉習池迴

原註 洙曰漢侍御有領繡衣直指使又漢二千石阜蓋朱兩幡趙曰霜威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

襄陽時荆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詩題接前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媿無鮮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公自注高每云汝年

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領客言率領而來也○結句非註不見其妙以高自謂年老故勸其當避風也此等非公自注何以知之故杜詩有難解者亦當日情事有異失註故耳

原註 夢弼曰鮮吳人魚菜總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淪菹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

庾郎貧食鮮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原註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按公傳云公流落劔南結廬成都

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公往依焉又按唐紀云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以不赴也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次句公以功曹位卑不能如何以功業自顯也中四句公言欲游南國為漁故不及與巴州作別○春湖巴州景末句言馬意在歌驪速去巴州以取顯秩而建功業也○同一欲去也公之意則在雲水故雖有功曹之召而不赴巴州之興則在歌驪駒以速離巴州宜伏波動業可終歸也

原註

洙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前漢王式傳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者馬勒飾也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

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鄴江一名阜江在蜀州唐興縣東○申云詩不

稱題○原註朱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詳見後篇題下注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

落青龍見水中

壯句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

歡却笑千年事

反即日○合歡字誰曉

驅石何時到海東

反竹橋

結構謂竹橋與伐木所為者同也太康二年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寒不減堯崩年也楚詞摩蛟龍以津梁橋可言龍○合歡謂橋成眾皆歡悅也然不佳

原註

夢弼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故以白鶴為言青龍以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乃遁去洙曰成都有昇仙橋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下海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衰謝

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把燭橋成正謂前題即日成也○迴舟謂李於觀橋成後迴舟中與客坐也○悲者思鄉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原註洙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云自成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東故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知是詩在蜀州作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總

擬橋東待使君

原註

洙曰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有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

原註鶴曰集有徐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却歸去果

園坊裏為求來

謂從石筍街歸果園坊求栽也石筍街是適果園之路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

奉待嚴大夫

錢云廣德二年正月武以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劔南節度使此云大夫再鎮

時兼官也以後稱鄭公○原註唐紀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公待其至詩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劔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此當在乾元二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預國事矣武嘗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二年表公為參謀時為三也○寶應元年成都作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

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鷓鴣身老

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此武未至時所作。○常怪二句言偏裨愛武日望其再來公疑未必有是事故常怪之不意武去年召回今果再鎮是纔隔一年而即回也欲辭二句公謂本欲辭蜀之楚啼鶯合暮春時也去鷓催買舟行也但以欲待武至一會故尚未去正是題中待字

江詠五首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豔、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五首皆比體所包者廣申云竟似別出一手○此公自喻見棄遠方安分隱退不復更懷末路之榮自貽粉身之患也○結結子也墊下也其枝下垂甚肖○末句不欲晚節好名以贖禍

原註

洙曰末句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卽月季花○顧本謂罌粟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種、却怕有人知。

此公自喻競進者多已獨耿介自守不移其性故人之知公者少也○少而須之以其好顏色也多則漫散轉覺枝條冗耳月季枝條甚冗故多則漫剩○桃李隨移隨活獨此種移他處卽槁怕有人知正狀其不移也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木言言角象八
讀書堂

上詩生解卷八
讀書堂

此公自傷以有用之才而孤冷不合於時終自老於江湖也。○梔子係西域之花故云未多。○未言梔子不若桃李豔冶可悅故曰無情然。○移之映江波亦蕭散所宜。○原註名山志按石山多梔子其色可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

灘鷺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以雲際本非其地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此公自喻失位於外無心求進雖有留滯之歎幸無搏擊之虞也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畫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

覺羣心妒休牽眾眼驚二句緊根太分明說下稻梁霑汝在作意莫

先鳴未又戒其韜藏

此公自喻以直言救瑄外斥雖有一飽之適猶以先鳴為戒也。○霑汝謂養之霑足也作意便有翹然自異意。○此世之所最忌也。○五詠據是日江頭所見而言丁香持末路也麗春守堅操也梔子遂幽性也灘鷺安留滯也花鴨戒多言也雖詠物實自詠也。○前二詩為古體杜作詩不拘如此。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望中所見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

隔天涯涕淚一身遙骨肉之悲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

聖朝君國之媿跨馬出郊時極目又點明野望不堪人事日蕭條

三城錢本作三奇謂三奇營也。○人事蕭條便是疲敝彫零光景明年遂有吐蕃之變

原註 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

成都萬里橋草堂在其西

三絕句

秋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

忍醒時雨打稀。不忍醒時見花落正惜花無可如何處。杜詩多此種帶拙自佳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

日須來一百迴。謂物知人不相害則宜常相近即老人狎鷓之意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

至從嗔不出迎。番數也更也謂屢屢看之猶俗言上緊也。欲竹筍之成故寧謝客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

成小築、福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前四句遠客之苦後四句避俗之實。○萬里言其遠三年言其久落日低暮景最淒涼言其難堪也。○畏人亦

畏俗人耳。○小築言其省幽棲言其僻不欲為人知也

原註 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春字中藏可惜歡娛地、歡娛正逢春花

也。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二句率意似樂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謂不能與之同時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下四句即幽事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

舟。芳菲之圃緣岸而成樵爨之舟倚灘而泊啁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

造汝一酌散千憂。末句妙在反掉否則失之平實矣。申云結句亦是樂天

獨酌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蠶粘落絮行蟻上枯梨。二句看物

入細申云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

當時

行蟻行列之行別本作倒蟻更妙。觀慙真隱句可見隱有真有偽。本無軒冕意見本無志求榮非矯情寄

也傲

原註 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希曰宋何尚之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

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詩中題意無不周到誰謂詩忠切題

衛青開幕府主帥楊僕將樓船長史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漢節漢遣使者必持節。銅梁蜀中地公所居。珠浦謂段功曹所居。貧病即囑段所傳。

原註 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奴絕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征

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此廣之府帥楊僕以此楊長史也趙曰廣州近庾嶺與南海使將旋

指段功曹也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原註園曰按公文集有雜

述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鄉關胡騎遠言因胡騎而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廣州遙從月

峽傳蜀中公所雲深驃騎幕張判官所依夜隔老廉船公不能覓張却寄

雙愁眼相思淚點懸寄書而曰寄愁眼奇謂相望之切也

原註 洙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荆州記巴蜀有明月峽洙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謁丹陽尹

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榮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言路遠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

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申云四句歷字一法少變化幸君因估

客有斟酌時到錦官城

原註 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謂論文相

契不忍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幕謂行幕魏別公而入且歸時應念

衰疾書跡及滄浪又訂別後書信

原註 洙曰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者是也洙曰跡一作疏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原註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

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

分蒼翠拂波濤直而韻

贈別何邕原註鶴曰邕時為利州縣谷縣尉與公為鄉人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覓橙木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燕雀小鳥

言何隨眾人庸末而同為薄宦也二句一氣 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

滿眼傳語故鄉春

燕雀處堂觀悲字想亦逢時不淑○花滿眼即春不日傳語故鄉人而曰故鄉春正見人情惡薄同調甚少所關心者止故鄉風物耳即起何由見一人意

原註 鶴曰縣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上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時事柴門老病身一身把君詩過日平日相與念此別

驚神贈別地闊峨眉晚公所處天高峴首春襄陽為於耆舊內試

覓姓龐人欲其訪隱逸之人可以規公志矣

原註洙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龐德公隱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

馬誰為感激人甚矣廉吏不可為

原註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謂嚴

地分南北任流萍下三句皆自謂扁舟不獨如張翰阜帽應兼似

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數騎用以自隨非出征故隊小○公思鄉命駕固如季鷹而安貧避地又如幼安○少微星公以處士自居謂雲霧深潛何人道及而公乃過訪故作此語以志喜也

原註洙曰蜀分東西兩川趙曰公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為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

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後齊王問辟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夢弼曰阜帽一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著阜帽布裙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樓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奏書謂公以上疏救瑄得罪也。水竹居謂貶後棄官而隱也。奉引跟拾遺來幽樓應水竹句。謝安領嚴阮籍自謂末又望嚴之過訪也。因嚴有漫向江頭句。故杜曰幽樓真釣。因嚴有嬾眠沙草句。故杜曰從來水竹。因嚴有馳馬直到句。故杜曰無徑欲鋤。句句相映。

原註

趙曰公嘗為左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引之有馬可證也。

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有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八公詩用之。不一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疎嬾。至為禮法之士。疾之如讎。焉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嬾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駿驥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

此詩刺杜甚惡。杜答詩却甚溫厚。正見公情恕理。遣不可及處。不須辨鈞簾欲殺之妄也。朱云莫倚句。慮公恃才傲物。愛而規之也。何須句。勸之出而仕也。末二句。或武謂欲乘興訪公公。曾為官則使君灘亦指公江上草堂而言。

原註

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以其才名不殺之。送與劉

表衡復侮慢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
 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
 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
 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竟殺之前
 漢佞幸傳孝惠時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傅脂粉注駿
 驥即鸞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嚴武以子美之
 才如禰衡之剛直應不肯為侍中冠駿驥廁迹佞臣
 之列也孔毅夫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
 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
 吟詠與田峻野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
 詩譏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
 謙晦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
 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
 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
 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
 衡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之

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
 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按子美集中詩凡
 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邨獨歸處寂寞
 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
 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入哀詩記室
 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
 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
 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句故用證前
 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嚴武肯以黃祖自比乎世說
 郝隆七月七日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
 書也晉葛洪好神仙善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
 後要急方四卷水經注魚復縣有羊腸虎臂灘楊亮
 為益州經此而舟覆
 至今名為使君灘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泥強之飲也美中丞謂田父贊美中丞也

步履隨春風邨邨自花柳

便有

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酒醋誇新尹以下述田父語如見其畜眼未見有迴頭指

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

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

能住否叫婦開大餅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以下須知

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筋節處只朝來偶然出

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

時被肘以手掣肘曰肘指揮過無禮未覺邨野醜月出遮我留仍

嗔問升斗公問飲過幾升幾斗田父必欲盡醉故嗔公問也

原註集韻屣屣也履中薦也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洙曰

指大男為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者也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史記魏威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

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大轉折在

律更難金盤玉箸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因西蜀朱櫻而思賜霑往事懷君也○也自紅言長安櫻桃紅而今亦然朱櫻易破故數回細寫仍愁其破

描繪甚細訝許同訝其萬駁同勻圓如許也○禮云器之既者不寫寫傳置之他器也○金盤玉箸上所用也

無消息代宗出幸陝州避吐蕃亂公在成都不得消息也真一飯不忘君與天子不在咸陽宮同一嗚咽

原註

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此公欲邀嚴過廬酌酒論詩也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邨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蠶喧把酒

宜深酌題詩好細論

酒與詩欲與嚴共之

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謂瞻仰嚴公務之暇而憶其見訪也二句串下詞源謂嚴

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恐嚴以所居之陋不肯枉顧也

原註

隋文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洙曰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公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鵝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乃房公西湖思其人故憐其物原註

夢弼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瑄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日所鑿瑄既死名房公湖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雁共三

首公暫之漢州作也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領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

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此公自喻時危力弱恐為讒邪所害也○鵝黃漢中酒名故有起句○無行舟觸之而亂無行列故眼觀不定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

言鴈求食哀鳴從來食不足

至今灘鷺亂為羣且休

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言不能遽歸

二首皆以自喻此公患貧老不能還鄉也

青春欲盡急還鄉鴈春北向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

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言雖飛不高

此公患避地不能免害雖在世外亦宜防變可畏哉即空外一鷺鳥一首意

原註班固兩都賦撫鴻量御曾繳本一作繒繳短矢也繳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根匡雄略動如神

根出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

將晚眺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

望中所得由蜀及秦原註帝念深分閩軍須遠算緡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為勝

何等嚴重該括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封送當辭第輸高義觀

圖憶古人言觀蜀之地圖輒征南多興緒事業閭相親

原註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為趙將伐齊攻魏禮交

龍為旂軍須軍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算緡錢注緡絲也

也以之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蛺蝶

麒麟羅錦上絲繡也師曰算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

瑞錦以應軍須與算緡者遠矣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

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由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

馬援帝笑而不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荊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興緒者謂興況緒意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原註鶴曰王司直時為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此述王所言 欲特薦公 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喻奇才 展布意

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 此下公語欲 欲向何

門跋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

吾老矣

雄勁無敵截然作兩人口氣又一格。方本都作公薦王郎於嚴鄭公說亦可胡本謂公自謂能拔王將出峽

入荆望與偕往大非。休徘徊謂公不必他圖也。欲向何門言既遇王舍此何往。仲宣樓只以祭依劉表

客居喻公依王客居不必定指在襄陽也

原註 宋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夢弼曰跋先答切進足也洙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王

祭字仲宣依劉表於荆州嘗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齋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原註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 此段言其清風毅節足以驅除

邪曲有功 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

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

用疏通合典則威聯豪貴耽文儒 既疏通持大體又法成憲既與豪貴姻盟又重

才人稱 兵革未息人未蘇 此下隳括 天子亦念西南隅吐

蕃憑陵氣頗麤實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

火井窮猿呼猿失木故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

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

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期其高擢江花未落還成都

此下望其奉聖旨以蘇蜀民相與酤酒相賀也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用盤中歌東有致

申云長短頓挫太白所長杜老效之遂失本色○洗滌煩熱謂以清涼拯民於爐火中也

原註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鱗也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冰言

清澈也宋玉招魂云燭鼈炮羔有蔗漿些前漢禮樂志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為飲可解醒

也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竿橋蓋蜀人以竹索為橋也蜀有火井縣屬邛州按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

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燄出爛然以竹筍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唐志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

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洙曰漢暴勝之衣繡衣持斧出使老萊子

綵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侯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

滿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原註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

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言欲釣魚以供嚴

原註山谷曰只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健鶴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後為道士觀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挂
杖穿花聽馬嘶所謂掃除相迎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謂王忍相

忘也○原註其題可備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餅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

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對軍開嘗所以榮嚴之賜

原註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洙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題奇詩全不作題

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
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

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性癖佳句此少壯時事老去知詩篇不然只渾漫興而已
已回思語必驚人真癖也所謂漫興只是逐景隨情不更
起爐作竈正是真詩○公至晚年性僻耽佳語必驚人種
種文人習氣俱用不著直是禪家懸崖撒手心空及第時
非陶謝誰足以當之靖節詩沖和閒澹世所共知至靈運之
池塘春草玄暉之澄江靜練皆絕去雕繪與陶伯仲宜公以
陶謝並舉也然則退之以光燄萬丈推尊微之以排比鋪陳
歎絕尚未窺公末後句在○申云詩與題不相屬此等詩自
非淺見者所知也

原註 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即非黜新鄙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條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

戲贈友二首

原註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中八仙者王司直即前詩有短歌

行贈王郎
司直者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

被馬踏脣裂板齒無

墮齒也

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總因墜馬戲贈而一寫其豪氣一志其悔心○申云皆鄙俗無惡○肅宗上元元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至是月代宗改元復以建巳月為四月詩云元年建巳月記其初也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
言駑駘不能衝泥何不避雨停止
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原註

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

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

水檻遣心二首

原註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集有水檻詩云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邨眺望餘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

水檻之地

景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水檻之物景

城中十萬戶此地兩

三家

相形正見幽僻
正應去郭無邨

少岸從平字看出以水與土相混也。出字從細字來
斜字從微字來深悉物情可謂化工之筆又全不刻畫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

此句帶水檻

葉潤林塘密

雨衣乾枕

席清

晴

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

二句合看言既病便不宜求名

淺把涓

涓酒深憑送此生

送字好與野店
山橋送馬蹄同

淺把深憑妙以老
病不能引滿也

原註

尹曰蜀中雅州常
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邨鼓

時時急

祈賽
用之

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巧者勞拙者逸巧者造作拙者自然故拙與道近。物
情自在惟幽居休暇細心則近體而得之下四句皆物
情也。○半生成言有方生者有已成者各居其半
參差不齊。○從任之也心久清矣此又重在跡清

原註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
生成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

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
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

團圍也

舍影漾江

流失學從兒嬾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從地幽故無營從無營故無事惟無事故可晚起首聯
文法從逆說上公前詩曰春來常起早幽事頗相關公
起早原以幽事關心今地幽而晚起并幽事亦無營矣
○次聯地轉幽也三聯無營也末聯家無事而晚起也

六句亦從逆繳上
此等詩格又奇

原註 趙曰一月不梳頭暗使嵇康絕交
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行椒蓋成行者塹北行椒却背邨。
梅熟許同朱

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公心性坦白如是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

石如山不敢安。欲作梁而適值雲雨為阻又懼蛟龍窟在故未敢安

原註 趙曰魚梁乃傍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者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

泊東吳萬里船

四句似平而意實串言物情各得而已
已意興所至亦欲舍蜀而游吳也

原註 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趙曰公之志每
欲南下今言所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

船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
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

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根

居隙地怯成形

此喻士隱山林不求人知在近地難以自全也終不佳
言藥在山易茂而在圃難成須人培養慙取譽不欲

人知也

大麥行

唐史稱吐蕃為隴蜀害麥熟常來掠取此正詠其事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

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

言兵少不能處處防護也

能處處防護也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公因蜀亂欲歸

原註

黃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每句中函問答之詞是詩句法原

於此鶴曰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是年羌渾奴刺寇梁洋等州吐蕃陷成都此正言吐蕃羌渾奴刺之亂也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遏賊衝突江山險澀士卒介胄生蟣蝨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

嚴攜酒饌之盛

花邊立馬簇金鞍

從騎之都

非關使

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

自謙所居僻遠荒涼

百年言其久

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聲

交歡

何有應行廚言已無所費以致款也

行廚自隨供具。魯君之使至顏闔曰恐聽者誤而貽使者罪不若審之此言嚴公之臨草堂非關中使徵求處士之意由嚴公禮貌賢者寬大也。嚴曾特薦公為參謀自是知己其用非出代宗非關使者句寓意自微。公詩有使者求顏闔句。廉頗傳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

卽事

原註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鞬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原註

洙曰鞬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王元寶賞會賓客元寶富於財

而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
談元寶望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謂胡牀之類不通姓字麤

豪甚指點銀餅索酒嘗。申云落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圖中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圖中山水之大。原註開闢古今渺在言外。畫不足言矣。興

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結出宴字。煙霞即從圖中山水看出。

原註 夢弼曰劍閣蜀劍門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植柏七上應斗魁七星松州在蜀雪嶺即匹山

大雨 原註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早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麥者百

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能暫輟諸務疏決因徒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沴氣

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磬磬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執

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

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驟雨江漲真景流惡邑

里清矧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庭景隱几望波濤沉疴聚

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江臯非種植之地而雨後

令人却病氣爽是貸不毛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

吾家操見四鄰耕種便喜不必出自吾家公處心積慮近於聖賢

原註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

有雙流縣趙曰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為清潔也又公以沉疴而得雨涼於是頓忘進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也

溪漲

當時浣花橋即萬里橋當時言平日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

有行車淺水之景如畫秋夏忽泛溢漲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

況是鼈與魚即蛟龍不自謀音茲晨已半落水方落歸路跬步疎馬

嘶未敢動前有深堦是行泥青青屋東麻散亂牀上書

不意遠山雨夜來山雨則溪漲故憂夜雨復何如我游都市間晚憩

必邨墟乃知久行各終日思其居以客邊暫出必歸見久客未有不思還鄉者意

甚佳但語欠明

原註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跬舉一足

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漢溝洫志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原註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下聯正世

北闕更新主時代宗初即位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

芳樽

時高適官蜀喜其見召而悲已尚淹首二句公自謂居蜀如屈平謫於沅湘去君日遠而招魂不歸也以楚辭有招魂故即用楚事南星指適以南之福星而被召得回故園末又喜其回時取道相面可歡他解太深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原註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召嚴武還朝寶應元年秋自

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兩朝時事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召武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頌嚴功業感激張天步從容靜

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預擬還朝漏鼓還思晝宮鶯罷

轉春還朝已逾春時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去後人思閣道通丹地

江潭隱白蘋自致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

危莫愛身古人愛人以德不諱如此

端嚴簡括排體之正○二聖山陵召武為橋道使故曰鼎湖○漢制省中以丹漆地謂之丹墀

原註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剡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後世

因名其處曰鼎湖鶴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周禮縣治象之法於象魏故闕或謂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肩曰

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阼法度日新也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唐

藝文志李靖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原註夢弼

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送侍郎落景惜登臨

下十句皆賦此句稍稍煙集渚薄暮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當

舍船登樓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

月彩靜高深山樓月景入妙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朝晚合說有氣槩

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其能幾諸孫賢至今公自注杜

使君乃宗人也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末言宴飲達旦不須閉戶也

原註

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送嚴公早間之來也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坐待白河之沈謂天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還朝意雅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

私夜鐘清萬戶

此敘與杜同為拾遺時事

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

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惜不與杜同歸峰樹還

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海棹勸杜無終隱也莫妒敬亭詩謂

人復相妒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此別後事但令心事在未肯

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途中景

原註

謂代宗踐祚也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渦水在譙縣西魏文帝至譙兄弟渦水駐馬書鞭以賦敬亭在宣城謝眺敬亭詩云此山百里

合香雲齊獨鶴朝唳飢蹠夜啼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原註鶴日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正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後昨夜月同行期
前事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頌江邨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自悲
離索

一首詩包括前後見在人己而為言
○空復情謂空含情無計扳留也

原註 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
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原註洙曰拾遺陳子昂為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射洪梓州屬縣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
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囑其不作見贈

臨岐恨唯聽舉最先最高火雲揮汗日途中山驛醒心泉紀時

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至為我一潸然為

奇妙○每每向往
古人何等心境

醒心謂當暑飲泉清心也○錢云子昂父在鄉為縣令
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遠還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
卒後章仇大夫兼瓊為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與王江
寧昌齡申冤當事用為義士○以子昂之才為貪令囚

死可
畏哉

原註 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
吉為丞相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

五馬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筇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求此
二物也京房傳舉最
當遷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安見其為巴州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追敘臨江把臂難

再得。謂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原註

鶴曰馬將軍疑謂馬巴州也。公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水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

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殺遂州刺史漢節在。傷節在而使亡也。○肅代時反者不一。死殉者亦不一。杜詩所紀時事。未必盡登史冊。如此詩所紀涪江遂州及前篇苦戰身死馬將軍後篇青絲白馬誰家子。皆當存疑。領略大意。正不必求其人以實之。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惡傷其類迴風颯颯吹沙塵。饗子左右揮霜刀。膾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

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殺生之慘分君不見朝來

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惜物好生又以志戒信非草草下筆

此言殘物命以適口之慘末又言一死不可復生所以深戒好殺者○鱣鱣盛貌○秃尾魚不美槎頭魚之美者○素

鬻魚鬣陸機疏魴魚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陶隱居本草鯉為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

變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洙曰漢中鰻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鰻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
突波濤挺又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便寫盡大小魚被傷東津

觀魚已再來跟前主人罷鱸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

根鱸鮓隨雲雷避害干戈兵革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信陽去末二語嫌近

不在

二詩皆以戒殺為旨此較勝○孝轅曰干戈二句似謂殺劫方盛盡物而取麟鳳不至吾徒何復恣殘物以縱

樂但語未爽或作麟鳳之來必於盛世今時方禍亂麟鳳不至吾輩何又多殘物命以好殺為事亦可解公用

古每以意行不拘拘鋪寫○朱云干戈二句即家語中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剖胎劊孕則麒麟不至意

原註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又往來鄭曰屈改作偃崔豹古今注鯉之大者

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岫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山有穴曰岫春秋繁露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書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孫

丙誠

正字

丙淳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八

